

玉渊杂谈

改地名应尊重历史还是现实?

文·杨雪

随着江西省庐山市的挂牌成立,一个本就不广为人知的地名“望子县”从此成为历史,但针对此番改名的争议并没有完结。有趣的是,改地名这事儿竟和婚姻类似,也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即便黄山市早已名声四起,呼吁恢复“徽州”之名,庐山市还是义无反顾地改头换面,以期待新的生活。

神帖——古今对照之后,英俊的兰陵王原来就是秦庄王;袁绍的自我介绍应是“吾乃驻马店世三公的袁家公子”;推而广之,还有包头的吕布、石家庄的赵云……神帖且为一乐,不过,上下五千年,地名的更迭总有各种原因,要说完全承载下来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显然,庐山市的改名算是经济账,正如30年前徽州改名黄山一样。反观黄山市现在要求复名,表面上算的好像是文化账,大致意思是目前经济确实发展起来了,但反过来又觉得近千年的徽州文化被割裂,显得没有底蕴。然而,再往深处想一层,随着旅游经济对文化的日渐依赖,各地都在积极打造集自然人文于一体的航母级景区。那么,“徽州”作为符号所代表的名人故里、徽商文化、徽派建筑等一系列历史文化价值,则很有可能成为驱动黄山旅游经济新发展的新动能。伴随着一声恍然大悟的“噢”,怒我小人之心中。

不过话说回来,算经济账也无可厚非,但务必要把账算好算精。比如削去改名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后,还能多大程度带动经济发展;考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涉及文化价值,但不能又把文化价值看作将来旅游业等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公共政策的决策应同时考量当前和长远,最忌拍脑门。贪图眼前利益,往往因小失大。就像已过而立之年的黄山市,现在可谓进退两难,不改不改“徽州”

都遭埋怨:改,也许更尊重历史,但涉及又一次的劳民伤财,而且怎么看面目都似足了一个反复的小人。不改吧,可能更符合现实考虑,但千年徽州将在几代人之后鲜为人知……

建满了大楼的地方,未必可以建起小镇的灵魂。就像没有大师的大学,只有知识之术而无思想之道。

地名就是个名称,当然可以改,关键看怎么改。在尊重历史和尊重现实之间本来是可以找到相对平衡点的,这就要求决策部门真正充分地听取各方意见,尊重科学论证。

镇

家乡濉溪县有人来广州,带了几个临涣包瓜。包瓜是一种蔬菜,在一个圆形的酱瓜里包着腌制的咸菜丁、萝卜丝、花生仁。包里的咸菜吃完了,再把酱瓜切碎,淋上麻油又是一道美味的咸菜。因为这种包瓜出产在濉溪县的临涣镇,所以又叫临涣包瓜。这个位于县城西南的小镇,一直都是以腌制各类酱菜而闻名,就连最普通的腌辣椒,都有别家无可替代味道。酱油大料等材料恰恰入味,辣椒依然是脆生生的。佐料不掩其辣,辣中品出料香。这种功夫的拿捏,用到哪里都是一绝。从小时候就吃临涣包瓜,今天再吃又比幼时多了些岁月浸泡的口味,可以品出包瓜里包着几十年藏在心底的故事。

能够生产这种酱菜的小镇,至今还是如同灰蒙蒙的老农,默默地腌制着几代人难以忘怀的酱菜。除了酱菜之外,还有濉溪人走遍世界都念念不忘的油酥烧饼。倒扣的大缸,打掉缸底变成了大肚小口的烧饼炉子。而要揉透,油要浸的香,冒着滚烫的热气,“啪”地一把就把饼子贴在那滚烫的缸壁……

谁能知道这么一个小镇,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商分九州时,临涣属徐州城。春秋战国时期,临涣为钜邑。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全国为四十郡,设临涣为钜城县,属泗水郡(即宿州),是淮北市最长历史的小镇。此地又是淮海战役的战场,朝胜在濉溪县文化局搞创作时,曾特意在临涣镇小住了几天,呼吸着淮海战场带有橡胶味道的空气,写了一组拜谒淮海战场的诗歌。那时小镇破败,街道上只有一个澡堂,男女隔日洗浴。有一天,本该是男用澡堂,偏偏遇上了三月八日。澡堂方面为了表示对妇女的尊重,特意贴出告示:为纪念三八,特决定今日洗妇女一天!

无论小镇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因为穷、因为战乱。小镇只留下了土地,和那方土地上谋生糊口的传统手艺,比如酱菜和烧饼……

到过欧洲的一些小镇,常常可见几百年的教堂和城堡。许多民居建筑也是动辄数百年。今天,国内一些房地产老板刻意模仿那些小镇,开发一些冠以洋味的小区。可惜,一个小镇的灵魂是无法山寨的!

面对我们有上千年的历史,却感受不到千年风云的小镇,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在苏南和皖南的一些小镇,还能够保留着上百年的建筑与格局。一是因为那里相对富裕,地方偏僻受战乱影响不多;二是那里崇文重教,学有所成做官经商,天南地北都不忘燕子衔泥般的建设自己的老家,那时的人们骨子里都有着“叶落归根”的天经地义,一代一代就留下了那个小镇。可惜,相对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小镇,这些能够留下历史印记的小镇,还是凤毛麟角。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小镇的建设到了一个节骨眼上。朝廷刚刚在广东参加了一个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专业镇建设会议,广东省从1999年开始截止到2015年,已经有了399个专业镇。创造了将近三万亿美元的产值,这些专业镇在科技创新方面都有着骄人的成就。经济发展了,也带动了小镇的建设发展,广东此时的经济实力已经到了必须为小镇规划未来的时代。

欧洲的百年小镇常常最古老的建筑是教堂,一个教堂就是一个小镇的灵魂,这种宗教信仰的凝聚数百年不散,小镇的骨架也就以数百年不败。我们今天建设小镇的灵魂在哪里?建满了大楼的地方,未必可以建起小镇的灵魂。就像没有大师的大学,只有知识之术而无思想之道。

又想到了家乡临涣镇,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就修建了煌煌四方城墙,甚至今天还可发现,具有战国晚期特征的城基较厚的红褐色古了纹板瓦。可是,除了酱菜和烧饼之外,谁还能忆起当年古城小镇的风华……

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啊!先人们都干了些什么? 他的重拳是很厉害的,但他抗击打能力也超强,他创造了以逸待劳的“倚绳战术”,先消耗对手的体力,再予以反击。

阿里打拳的时代,多数拳手都不善言辞,阿里却善于宣传自己。他能与著名体育转播解说员霍华德·科赛尔唇枪舌剑地交锋,极少有人具备这样的口才。

打了一辈子拳的这么一个硬汉却受到很多人的柔情爱戴,因为他退出拳坛后在亚洲、非洲的穷国开展了大量慈善活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在每一个机会窗口,阿里都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敢于打破习俗,重塑自我,重塑拳击运动,甚至可以说是重塑了美国体验。在拳击圈内,他发明和完善了很多拳击新技术;在拳击圈外,他也善于领袖群伦。他经常在作出某一决定的时候受到诋毁,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受到人们的爱戴。众多创新者的经历不也都是这样的吗?因此,阿里完全可以作为创新者的一个象征。阿里的经历表明,创新不单单是一个新产品,创新还涉及创造新的体验,创造看待生活的新方式。

在山顶相遇的艺术和科学

文·邵鹏

科学与艺术,仿佛是人类思维的两个极端:一个是抽象的、理性的;而一个是具象的、感性的。在我们的印象里,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形象截然不同。有没有人可以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当然有。历史上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的艺术家,比如发明了通讯领域重要的调制——展频技术的乔治·安塞尔(你家里的无线网络路由器还在使用这个技术);也出现过许许多多艺术造诣的科学家,比如演奏水平极高,还创作了我国第一首小提琴曲的著名科学家李四光。

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刊登在《自然》上。布莱恩在音乐事业上的成功不需赘述——他被广泛地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吉他手之一。也许事业成功的人们总是用极认真的态度对待人生。2006年,“不差钱儿”,也“不差儿”的布莱恩重回母校注册为博士研究生,再度捡起已经中断了32年的研究工作,想要完成这份学业。幸运的是,他的研究课题30多年来进展有限,而且在21世纪又重新“热”了起来。一年之后,他提交了博士论文的最终版本,内容包括33年前自己的工作,也回顾了这些年来本领域的研究进展。2007年9月,已在花甲之年的布莱恩如愿以偿,成为梅博士。与一些只在乎博士头衔的名人不同,梅在学术圈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2012年,他和人合著的书出版;2007年到2013年,他还担任了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的校监;现在,他还在进行科学研究。

还有一类人,能同时兼顾科学和艺术两个领域里的工作。绝大多数人会二者选择其一作为职业,而把另一个作为爱好。而能利用有限的精力,把两个领域里的工作同时做好,尤为不易。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生物学系的弗朗克斯·约瑟夫·拉普安特(Francois Joseph Lapointe)教授就是这样的例子。拉普安特本是一个进化生物学家。2005年,素来对艺术感兴趣的拉普安特教授做了一个让同事和朋友都惊奇的决定,攻读他第二个博士学位,领域是舞蹈。如今拥有两个博士学位的他穿梭于实验室和舞台,一个身份是教授,一个身份是舞蹈指导。有同事猜想,兼顾两个领域一定会耽误他做研究的时间,但他予以否



水乡情(摄影)

孙韵孜

拳王阿里: 创新者的象征

文·武夷山

但总有一些杰出的人物,完成了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有一些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专注并游走于科学和艺术之间,在两个领域里都建树非凡。有一个例子是颇有传奇色彩的英国人布赖恩·哈罗德·梅(Brian Harold May)。这个名字一定让中国人有点儿陌生,但他的一个身份你或许更熟悉——皇后乐队的吉他手和词曲作者。用今天的话说,唱摇滚的布莱恩是个地道的学霸,本科荣誉毕业后,1970年,他在伦敦帝国学院开始攻读天体物理的博士学位。1974年,皇后乐队获得国际声誉和商业成功,演出频繁的他不得不放弃学业,但还

在尝到了交叉学科研究的甜头之后,大学与研究机构纷纷推出艺术与科学融合的研究机构和项目。1985年成立的麻省理工学院多媒体实验室是世界知名的研究机构。在这里,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一起从事各种让人“脑洞大开”的研究,让设计、科学和技术走在一起。欧盟在2011年斥资160万欧元,成立了Studio-Lab计划,致力于提供一个平台,让科学家和艺术家一起工作,寻求在水资源、合成生物学及社会关系等领域内的研究和科学普及。位于伦敦的著名慈善机构维尔康姆基金会(Wellcome trust)在2013年推出了一项名为“the Hub”的资助计划。计划鼓励3-5名来自艺术、人文、科学等不限定背景的人士组成跨学科团队,进行以促进人类健康为目的的前瞻性研究,资助金额为100万欧元。不少国家的许多大学都相应成立了能让学生同时学习科学与艺术的课程或培训项目。

在人类历史上的漫长岁月里,科学与艺术,曾经携手并进,不分彼此;近两百年前,兄弟二人虽然朝着同一个方向,但却开始用各自的方式前行;今天,他们像福祿寿说的那样,“在山顶相遇”。

拳王阿里生于1942年,2016年6月3日去世,享年74岁。他在20年中22次获得重量级拳王称号,世无其二。美国Innovation Excellence(创新卓越)网站2016年6月7日发表Jeffrey Phillips的文章, Muhammad Ali: an analogy for innovation(穆罕默德·阿里——创新的象征)。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创新者总是敢于不与众,遇到困难不屈不挠,闯出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阿里正是如此行事的典范。

拳手资格。

在著名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的影响下,他皈依伊斯兰教,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这在基督教统治地位的美国又是惊世骇俗之举。1964年,阿里与弗洛伊德·帕特森争夺冠军。帕特森当时是唯一一位曾经两次作为挑战者挑战成功而登上拳王宝座的拳手。在赛前电视采访时,帕特森说:“我只想和他打,不是为了钱,就是想夺回冠军,让它属于全美国,而不仅仅属于穆斯林黑人。”根据当时的规则,每一场职业拳击比赛15个回合,在顶住了阿里近11回合的猛烈进攻后,帕特森在第12回合由于体力不支,失去了还手能力。裁判终止了比赛,阿里再次蝉联拳王的称号。但全场的观众几乎都不站在阿里这边,因为他不仅是黑人,还是穆斯林。

在重量级拳击比赛就是拼蛮力的时代,阿里的步伐却能像蝴蝶一样轻盈,在拳坛独树一帜。

他的重拳是很厉害的,但他抗击打能力也超强,他创造了以逸待劳的“倚绳战术”,先消耗对手的体力,再予以反击。

阿里打拳的时代,多数拳手都不善言辞,阿里却善于宣传自己。他能与著名体育转播解说员霍华德·科赛尔唇枪舌剑地交锋,极少有人具备这样的口才。

打了一辈子拳的这么一个硬汉却受到很多人的柔情爱戴,因为他退出拳坛后在亚洲、非洲的穷国开展了大量慈善活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在每一个机会窗口,阿里都选择了与众不同的路径,敢于打破习俗,重塑自我,重塑拳击运动,甚至可以说是重塑了美国体验。在拳击圈内,他发明和完善了很多拳击新技术;在拳击圈外,他也善于领袖群伦。他经常在作出某一决定的时候受到诋毁,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受到人们的爱戴。众多创新者的经历不也都是这样的吗?因此,阿里完全可以作为创新者的一个象征。阿里的经历表明,创新不单单是一个新产品,创新还涉及创造新的体验,创造看待生活的新方式。

行吟泽畔

湿漉漉的黑瞎子岛

文·高博

天气预报说,黑龙江省今夏降水将直逼历史纪录。三江交汇的佳木斯,想必又是汪洋纵酒。我五月份去了一趟佳木斯,到过国土最东端的黑瞎子岛。那是三江淹没之地。



沈忠摄

犹记站在乌苏里江西岸的“东方第一哨”,浓云拂过对岸苍翠的山颠,河道空空,一棵粗壮的柳树半浸入江。雨随风起,沁透了上衣。哨所的榆叶梅是唯一的亮色。这里并非中国最东端。2005年中国从俄罗斯拿回的半个黑瞎子岛,才是国土东极,那是乌苏里江和黑龙交汇一处一大片沼泽的核心。

半天。水里的鱼多是内地不常见的冷水种,有藏在柳树淘空的根下的“柳根儿”,有鸭嘴圆肚的凶狠的狗鱼,还有大马哈和哲罗鱼,都是肉质细嫩的河鲜。当地人归类成“三花五罗”,也不知学名为何。人说岛上偶尔能看到黑瞎子,它会捕鱼,还能游过河滩谷子,因此很肥胖。

我访问了正在修筑的哈尔滨到佳木斯的高速铁路。5月它打通了最难的一段“猴山隧道”,这是最靠北的高铁隧道了。佳木斯有5个月的冬季歇工,但隧道里暖和,不歇。中铁一局的工人告诉我,大冬天,人和机械在洞外零下三十摄氏度冻得嘎嘣嘎嘣,一进洞,水汽在衣服和铁皮上结成一层冰壳,能让机器瘫痪。

走到一溜铁网墙跟前,这是明确的中俄边界了。中国游客从铁网那边掏得一抔黑土,笑言为中国多争取了一块领土。岛上新建了高大的钢筋水泥望楼,四周摆了巨型石头神兽,人说是镇压风水。

这荒岛是鸟和鱼的天堂,即使没有边境争议,人要开发也不容易。从裂成小块的厚土,就能想见冬天如何冰冻。夏天水又大又猛。2013年的汛期,黑瞎子岛全部没入水中,洪水冲走了卡车。看视频记录,平时散淡的河水,一时摧枯拉朽,泥沙俱下。真是极端的季风气候。

因为隧道顺利打通,哈佳高铁将提前到2018年6月开通。佳木斯是中国的大粮仓,但现有铁路还是满洲国修的。佳木斯人坐火车去哈尔滨得7个小时。高铁通车后将缩短到2个小时。高铁还计划跨过黑龙江,延伸到俄罗斯,成为远东第一通道。

苏联旧兵营附近,修了几公里木头栈桥。湿地里静悄悄,只有零星鸟叫。柳树、杨树和榆树都不高。一簇簇莎草各自抓住脚下的裂土块儿。这就是“人参貂皮乌拉草”的那个乌拉草,柔软,可以垫在鞋里防寒。

三江交汇处冲积出的黑土平原堪称肥美,但生长的时机太悠忽。中原已经摘桃子了,佳木斯桃花才开。春夏之交,白杨刚吐毛茸;翻耕机忙着卷起黑土;穿雨衣的农民拖着塑料盆走进水田,从盆里拿出绿色的稻秧草皮,一块块铺平。夏天得抓紧干活儿。

雨云低低的,不辨南北。想起两句:“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 这里有着几十种水禽,我只认识白鹭,当地人叫“长脖子老等”,因为它捕鱼前呆站